

散文 第二名 王鈞德 筆名/鹿
個人簡介：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四年級
台中文學獎散文組第二名
國北花黑噴動保社文學獎第二名
南風文學獎現代散文組首獎
海星詩刊三度刊登詩作

鷹架

在搖晃的車內勉強穩住手指與書本，然後吃力地用筆寫下答案，或者畫上重點，所有屬於窗外的聲音被淹沒在車身移動的定頻中，隆隆作響的引擎聲是對於那些道路清晰的記憶，因此那樣的自己，尚無法像其他人，擁有準確說出路名的能力，或者左轉右轉這樣的方向感。

我們孩子記憶的方式是感官的，靈敏而脆弱，直指神經和心房的。那時我們尚未確知，外頭所及盡是一片濁雜，例如陪笑的委屈或勵志書籍前的喟嘆。

像此刻車窗外飄逝的所有景色，一一被拉長而模糊，家庭餐廳、公園涼亭、服飾店、市場、斑駁陳舊的小店舖、警察局……所有佇立的建築與招牌成為童年的腳步，那樣迅速而猝不及防地失去。

失去，失去像匿名的道路，我們會說，有速食店的那裡、在便當店旁邊的巷子，卻始終說不出中華東路、林森三路等等明確的路段。指標和稱謂在兒時旖旎的目光中隱去，飄動在大人們不時眯起的眉目裡，如同謊言。

我記得，就是在那樣晃動的恍惚中，被喚醒，一邊思索著方程式、平面座標的解題方法時，外頭刺眼的陽光直射在灰白的頭盔上；高處一個背光的黑色身影，除了那頂「西瓜皮」式的安全帽，其餘地方都黯淡無比。後視鏡中母親將頭一側，似乎發現我正注意著窗外層層疊起的鐵架。

紅燈將那輛七人座白色休旅車停下，裡頭僅有兩雙猶疑的眼。

「弟弟，你在看那個工人嗎？」

這句話本身的問題在於，「工人」兩個字，母親驚扭的口吻停留在那，輕透的折射打在灰汗的帽子上，彷彿挑剔著不潔的髒話。接著嘆一口氣，以預防性警告的口吻告訴我，千萬不要變成那樣的人。

「像那種靠苦功賺錢的人，就是年輕時不努力，只會玩的下場。聽好了！這就是我要你好好讀書的原因，我就是在替你的未來著想，好好讀書以後靠頭腦賺錢，就不會這麼可憐！」

熟悉而刺耳，我在後座有一句沒一句地聽，卻完全知道她想說什麼。

「鐵架上沒有繩子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對於我沒頭沒尾拋出的一句話，母親顯然不太滿意，以過分上揚的語氣表現她的不耐。我想若是再多想幾秒，或許她能懂我當下的心情；但是我們之間不會有那多餘的時間，到學校的車程有限，她需要我多解幾道數學題。是的，相較於關心一個陌生人的安危，顯然兒子的「未來」是那樣迫切而不可稍緩，如那些在書頁中流盪飄逝的青春，同死灰一般黯淡，沒有復燃的可能。

我知道，時間有限，我必須交出答案。

「那麼高的地方，沒有防護措施，好危險。」

是阿，所以，她要我不要變成那樣，而唯一的途徑就是走入她安排的，含苞待放的康莊大道。多等幾個季節，幾年之後，我就會成功，快樂，且充滿愛與感激。

在那趟車程的後半路上，我忽而發覺言語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，住口的那句話僅是個不具任何意義的語助詞。而後剩下母親絮叨著，獨自撫養孩子的辛勞，一面要求我為她爭一口氣，一面咒罵那個離家的男人。

搖搖欲墜的家庭阿，我們都在遭受往事吞沒的危險中，填補彼此的欠缺。依稀能記起兒時那個慈善笑容背後的癡狂，我知道母親希望我們成為什麼樣的人，知道除了這幾個孩子，沒有更好的東西能夠揮除掉失婚的陰霾。我知道，因為那個笑容裡難以望見一點容身之處，但日子還是得過下去。因而我們可把錯身在母親的期盼中，當作一種生存的方式，當作虹彩折映的薄透青春下，最安全保有自己手段。

那時的我，尚無法確知，那脆弱而空虛的支撐何時會倒下；關於一個奮力工作、揮汗如雨的人，我不清楚大人們究竟用何種標準度量著他的一生，也不能理解為甚麼站在那裡會令人唾棄。我們居住的一磚一瓦，在大人眼中，是用自己的財富與工作換來的，不是那個隨時可被忽視的人，在日益艱難的肌肉痠疼中，舉起手臂，掙扎在生活裡築起他人的家園。

這樣的困惑，在終點處成為了恐懼，當那輛白色休旅車在校門口停下，將書本闔上的同時，母親回過頭。

那趟車程中，唯一的一次，不是從後視鏡望向我。

「弟弟——媽媽收到你的成績單囉！你這次考了全校第三名，真是太好了！之後要繼續保持下去，離我們的目標就不遠囉！」

陽光清燦的早晨，她對我露出欣喜無比的表情，毫無預示或轉折，以及誇張咧開的嘴角。還以一個完美無缺的微笑之後，我說好，答應了她的索求，交出未解的答案；我們之間沒有更多的時間，容不下更久的思索與往返。

我站在校門的圍牆內，透過邊角的縫隙，目送那輛休旅車離去。不知為何內心竟害怕起來，我說服自己，母親愛我，不只是因為那張成績單；母親開心並不是因為那幾個分數。不規律的心跳催使我深呼吸，早晨令人作嘔的美好亮光與草木氣息，全變得灼燙又刺鼻；轉身後快步踏入陰影庇護的穿堂，靠在樓梯邊卻遲遲不上樓。

那天的課堂上，四十分鐘解一百五十道題，「資優班」的小小訓練。我在寧靜的教室感受到苦悶的騷動；電扇轉動時卡住的聲音、鉛筆透過紙張敲擊桌面的聲音、窗邊風打不進來的聲音、同學搔頭與扭動椅子的聲音……頻率不整的心跳聲，還有那惱人的呼吸、擤鼻涕聲，我不懂大家怎麼能忍受這樣折人的心癢，任由鎖住年輕靈魂的嚙咬感，封鎖在虛掩的教室裡。

或許，或許是我定性不夠，是我不知滿足，是我總做不到「其他人」都做得到的事；因此恍神，比身邊同學慢了二十幾題。

「你的父母，是做什麼工作的？」

那樣冰冷而嚴肅的聲音，將我拉回現實，抬頭一看，才發現老師不是在問我。然而那個坐在前面的同學低著頭，沒有回答。

「你想，變得跟他們一樣嗎？」

這句話的問題在於，我們看不見任何一個汗巖的字眼，卻深深得知其中的羞辱與惡意；我知道那個努力用功的同學，那個在書頁間奮力無比的孩子，發楞著猶疑著。我知道不只我聽見，殘忍的是，那個孩子點點頭，沒有一句反抗的話，卻能想見那滿身疙瘩與無法脫口的悲哀。

他鮮少在平常提起自己的父母，友善校園的慈善言論，包容所有社會階級與職業，卻隱隱然在一雙雙靈動的眼睛裡埋下種子。需要被包容，代表它本質上與

群體的差異，那樣的差異在師長的口中，滿是缺陷。因為「養豬的鄉下人」並不存在於學校安排好的未來選項中。

就是在那樣的情景之後，我不再說服自己，不再拉扯著虛渺的妄想。
教室中，課堂上，符合大人口中的模範學生，才應該得到幸福。

我們應該知足，對於不愁吃穿只管用功讀書的年輕學子，我們的青春是年邁的籌碼，先苦後甘是自古以來不變的叮囑；我們只管成績與排名，不管騷動的情感和慾望、不管冗贅的沉苦與迷惘、不管無形的傷痛與挨在角落的醜陋。於是一張張陰鬱而不善社交的臉孔，通通都是情有可原。只要在這樣的條件下，我們足夠優秀。

那位點頭的同學，在充滿矛盾的時刻，同時符合家庭的期望，也背叛了家庭的原貌。我想我們同樣困惑，所有人都想擺脫的命運，究竟是貧困還是缺席的成功。或許自懂事以來我們就在追逐，一個尚未填補的空虛。

想起在終點回望的母親，頓時發覺彼此的距離竟是那樣遙不可及。

那輛休旅車會在緊繃的學校生活後，緊接著把我帶回家中。充滿大理石結構、琉璃裝飾、水晶燈、瓷器花瓶與迴旋樓梯的住處；我在兒時就已經發現，原來越大的空曠，需要越多力氣去填滿。琳琅滿目的櫥窗邊，我是人質般的存在，置身在挑高的天花板下，眯著眼抵禦刺目折映的光彩。

記得關在櫥櫃中，滿布灰塵的玩具，記得褪色的標籤上，無意義模糊的價碼；離開這幢房屋我將甚麼也不是，買不起任何東西、記不得任何路標、甚至被欺騙被傷害；留在這幢房屋，年少的輕躁將同這些幼年玩物成為一片死寂，無可叛變地藏匿著哀嚎與扭曲的嚮往。且讓我們擁有一些珍貴的東西，才能留在這個了無慈悲的迴廊。

這些都是她親自教導我的，因為被遺棄，我們成為了籌碼。

因此那樣的我，填不出答案，在四個選項中不斷猶疑，質問失序的腦袋。怎麼會忘記？為什麼想不起來？真是沒用！在冒著冷汗卻發燙的額角，顫抖的手扶不起低垂的重量，雙眼乾澀卻有什麼要奪眶而出，又酸又疼的刺灼感、沒有完成期待的罪惡漸次吞沒了我。模糊的視線中，每一道人影都成為遠方的隱喻，到不了的地方，只有母親在那裡等我。

鐘響的時候，我將不再是名優秀的學生，在清亮的偏光下，我將成為失格的

人子。原來，危險的不是對於陌生人摔下的不安，而是在那之中看見自己的錯覺；原來，到了停筆的時候，我才發現她待的終點如此難以觸及，在我到不了的遠方，終將錯身在回頭的時刻……

所謂的「鷹架理論」(Scaffolding Theory)，是在很久很久以後的大學生活中，才知道的名詞。其內容大抵說明了為誘發學童的潛質，需要旁人的支持。好比蓋房子需要鷹架，當房子越來越牢固、越來越堅實，鷹架就會漸次移除。

我不確定，母親與校園予以我的鷹架究竟如何組成；在教育學院的一隅，一條一條晃動的鐵桿，在知識分子的比喻中竟宛若基石，腦中不斷浮現的人影，在高處，只要尚未墜落，就永遠只是個隱喻。

不安的悸動，如同清晨薄透而扎人的光，滿佈微塵後飄動著侵入口鼻。我們始終在共有的恐懼中建造出駭人的願想，錯把愛中貪欲的佔有談作親情；我們始終在望穿的眼底實現了諾言的可欺可怕，硬生生將游移的目光，聽作危險的預言。忽而閃滅的記憶中，那些呆愣的片刻略顯空白，且空白得過於倉促，以致於我們怎麼也無法辨認。